前面缺的内容今天要补一下。首先，前面讲“思维死缘不定”的最后一句要补讲：

**是故，对于死时不定、生处不定当起深忍之心。**

“是故”指由因缘观或者以上的三种因相，对于“死时不定、生处不定”这个内涵发生信解。信解的状态就是内心深处这样相信，这和以前完全不同。以前认为“我现在一定不会死，此日此周此月不会死”，这就是常执心引起的“目前决定不死”的颠倒心。再者，“我是不会堕恶趣的，我不会再来做人”等等，这是对于生处感觉自己能决定。此类都是愚痴的颠倒心。

现在基于理性地观察，特别从因缘观上看到，我身处在南瞻部洲的末法时期，作为这种因缘状况下的人，基于前世的无数业，以及这个世界的共业等，逐步观察下来会感觉这个世界特别无常，死期根本无法决定。从因、目前的状况，以及身体非常危脆，一遇死缘就会灭等方面观察，确信自身的生命随时可能息灭，将来的前程非常不定。这时内心深处对于“两个不定”就开始有了信解。感觉这个世界太无常，朝不保夕，自己的前程无法保证，开始着急，想到时时办这件事，去掉盲目乐观、愚痴乐观的状况。

解释题目

“思维猛利欲而修无常”分四点解释：一、这里指什么欲；二、起此欲的作用是什么；三、为什么要使此欲达到猛利；四、如何使此欲达到猛利。

一、这里指什么欲

欲即欲乐，有种种世法和佛法的内涵，这里指佛法上念死的欲和念法的欲。为什么要包括这两方面呢？因为单单修念死还不够，还需要念法才能在死时以及来世以上有利益。

二、起此欲的作用是什么

由于欲是缘起的枢要，当起此欲乐时，它就使心进入到念死和念法的状态。一念死就会退掉现世法的欲，一念法就使心趣入到修法当中。

三、为什么要使此欲达到猛利

由于欲是勤依的缘故，如果欲达到猛利，勤就达到猛利。因为要修即生成就的法，必须彻底退掉现世心而全副身心投入修法，它的要求是一切阶段都要念死和念法。由此，因上就要达到猛利，也就是要使念死和念法的欲达到猛利。

四、如何使此欲达到猛利

这又要分最初发起的阶段和中间串习的阶段两方面。最初发起修无常的欲，一定要有明见缘起道路的胜解。正面知道修无常的利益，负面知道不修无常的过患。而且，已经认定它在当前最重要，修它才能发生道心，而道心是一切道之根本的缘故。由此会认定，修了无常就进入一切圆满之门，不修无常还念常的话，就入了一切衰损之门。它是基本的道心，如果连道心都没有，那一切道上的内涵全部空缺。要这样去认定，它在初中后三个位置上都极其关键。以这种胜解就会发起修无常的欲。

有了初步的基础后又要知道，在中间阶段时时都要修这个欲，在每一个阶段上都要感觉到修无常很重要，所以我要修它。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去修念无常的欲。通过这种途径，使得它达到猛利。欲一旦猛利，勤就达到猛利，勤一旦达到猛利，那时时念死、时时念法，这样就时时都掌控着心，退掉对现世法的耽著，发起对修法的精进，这样就能保证昼夜都处在修法的状况中。这就是思维猛利欲的内涵。

培养念死的欲

念死与念生

这是缘起上的两条路线。“念生”，指虽然想到将来一定会死，但每一天乃至临终都起“今天不死，这一次绝不会死”的心，终究执著不死方面，这叫做“念生”。由念生就起现世欲，为生做各种追求、努力。“念死”是想：“不仅一定要死，而且死期不定，说不定现在就会死，多半会死。”心一向执著“决定会死”方面，这时就排开了求现世的欲，一心为死做准备。又想到“死时只有法有利益”，由此就转到法上。从念生和念死，分出了俗人和道人。俗人忙现世的事，道人忙来世以上的事，俗人做的是非法业，道人做的是法业。

唯一及时修心转趣念死的欲

所谓的“猛利欲”，就是猛利的念死欲，不论处在什么阶段，马上提起念死的心。想到“会死在这阶段吧，不会再有后面吧”，心随即住在要面对死的状态里，而且理智地提起修法的心。

要发展出猛利欲，必须认识到缘起的大义。以前乐生恶死，想法完全是反的。全是生活的欲、求现世的欲。处处都想着怎么在现世活得舒服，活得满足自我欲望，想的全是活方面，根本不想死方面，连死的话题都忌讳说。这就可以看到，内心全部被现世欲掌控了，由它当家作主。因此，所有心态的流向全部趋向现世法，所有行动全是为自我谋求现世法，心一直胶著在现世法里，看不到来世以上的大义。

求现世法是相当激烈的，因为现前就要实现自我，所以会与别人竞争。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各种恶心，为自我发生贪婪，几乎都是被贪嗔两大烦恼所驱使，造各种非福业。也就是，以求现世的欲使自己陷在非法状态里，连人道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内涵都基本空缺，因此可以说为人做畜生的事。这就看到，现世欲使自身完全陷入非法状态，按这条路走下去是无边的苦趣。

要百分之百从由现世欲这个魔头驱使的非法状况中脱出、从畜生性中脱出，念死无常可谓是及时地转动了开关。也就是，如果死的观念深刻，当即提起死，那马上感觉现世法毫无意义。提醒自己的佛性：我要往法道上走，往归家的路上走，不要迷失在迷梦般的现世幻觉里。由于这一念念死，心就开始往大义的路线上走，往来世以上的法道走了，开始步入下士以上的行列。

在我们心上，缘起有两条路。如果是念生的欲，那会投入到现世法里。这里看似好，实际毁坏自己无数世，毁坏回归法界的前程。如果念死，那就否定掉现世法的意义，一心趋向脱离生死的法道。这上面毫不含糊，一定要认定目前是生死法，是昏迷倒惑、是噩梦，要从中出来，不是还要去争取意义。念死就让自己清醒，唯一要证入不生灭的灭谛，为此来修各种法道，这就是为生死的心。而世人是为现世的心，所以，道人跟俗人心上的方向完全相反。不念死就越迷越深，一念死就从世间退回，这是缘起上最初的重点，是最重要的。

念生是众祸之门，念死是众妙之门

我们要在缘起上看到念生和念死的走向。念生就是非常迷执现前的假相，就像眼翳者特别迷恋面前的空花，在上面计较、执著、求取一样。这是一种疯狂状态，使自心认眼前的虚相为实法，认为这里有特别大的意义，非求到不可。当知道了这是病态，就知道如果让念生的心占主导地位，那会启动无数最猛利的现世妄想、无数对现世的追求、无数分别执著、无数堕落因素，会让自己越入越深，越入越苦，难以回头。念死的心会让自己警觉到这是会死的，肯定不是真实法，这里没实义。以这一念警觉就回头，发起无数法行、无数来世以上的大义、无数还归本性的助缘力量。可以看到，这就是大义的方向。总之，要看到念生是众祸之门，念死是众妙之门。由此认识到念死就像绀马宝的辔绳，能让自己直接往增上生、决定胜的大义路线上走。这样了解后，就知道念死是非常殊胜的。

对于“念生是众祸之门，念死是众妙之门”，我们还要具体来认识，以求发起定解。如果时时被“今天不死”的念生之心所盖覆，就会起久住现法想。认为“我要办这样的事、那样的事”，数数不断地思维“我怎么在现法上除苦引乐，让我更快乐、幸福、圆满”。对于异性、名誉、权位、财富、五欲享受、现代化生活、时尚生活等都特别有欲望，所有心思都花在为自我寻求现世法上，根本不会起希求后世、解脱以及一切种智等大义的心。

由于被念生之心所障蔽，使得心丝毫不趋向法，即使闻思修等，也唯一是为了现法的利益，也就是在佛教中得到这样的名位、恭敬、学位、称号、势力等。以这个缘故，使得所修的善势力微弱，而且跟烦恼、罪行相联系而转。在佛法上作的闻思修，没有揉杂恶趣因的极为稀少。即使有时能为后世修持，但由于没有念死之心的巨大掌控力量，心还是很疲软，不能迅速、勇猛地精进修法，而是延缓、懈怠，以睡眠、昏沉、杂话、饮食等事消耗时光。所以，无法发起广大精勤，做如理的修行。

由于希求在此世长久存活，而且过得很好，被现世欲所欺诳的缘故，对于恭敬、利养，以及各种现代化的生活享受等起猛利贪。如果出现障碍，无法实现自我，那就会起猛利嗔。对于求现世法的过患蒙昧不知，落在深重的愚痴中。为了现世名利等去竞争的缘故，引起猛利的我慢、嫉妒等各种烦恼和随烦恼，像瀑流一样运转。

像这样，念生的欲、求现世法的欲，使自身陷在粗重的五毒烦恼中，造集各种非福业，趋向恶道。天天都在念生之欲的驱使下，逐渐增长特别有势力、能引恶趣猛利大苦的各种身口意恶行，乃至更严重的五无间罪、近五无间罪、诽谤正法罪、破坏三宝罪等的不善业。又使得自身逐渐远离殊胜的甘露妙法，断掉增上生和决定胜的所有命根。到死的时候，只见被生前在贪嗔痴的驱使下造的巨大恶业所牵引，堕入极难忍的恶趣里，哪里有比这更暴恶之门？这就可以看到，念生是众祸之门。

接着反面要看到，真正起了随时念死的心，决断今天会死、明天会死，稍有理智的人就会觉得现世的事情没意义，应当趁有限的光阴精进地摄取坚实。这样心就唯一往法道上转，修持一切有利于来世以上的善法。

这就看到，为了寻求现世利益所受的辛苦都毫无意义，完全是欺诳处，这样就能退掉求现世的心，也就退下了由粗猛烦恼发起的非福业之流。由此就从如黄河般奔腾的恶业之流里退回来了，从此起彼伏的猛利烦恼之流里退回来了，从为现世分散无数心力的恶劣身心状况中退回来了。像这样，心腾出来，然后冷静理智地珍惜暇满，一分一秒也不愿意浪费，一心修取后世增上生乃至决定胜等的大义。这就能让自己逐步在法道上升进，初中后都在道上摄取大义，所以它成为一切圆满之门。像这样引导自心往法道上走，往大义的路上走，开启增上生和决定胜的无数大义之门，还有比念死更具意义的吗？这就可以看到它是众妙之门，应当这样了解到它的殊胜。

心开始转了

在了解了念死的利益、念生的过患后，跟过去的想法就完全不同。以前忌讳谈死，不愿意念死，只想说生活、念生活。一提到生充满热情，眼前充满了色彩，感觉现世法特别有意义；一谈到死非常忌讳，根本不愿意沾，别人说起也马上打断：不必说这种不吉祥的话。这是世人的颠倒，它是举世积迷出现的现相。

现在自身已经成了看清道路的修法人，转过来了，不喜欢往现世上想，特别喜欢往死上想，不喜欢往常上想，特别喜欢往无常上想。而且，一提到现世法就像给胆病患者布施油食那样，根本不想要，退得远远的。对于念死方面特别喜欢，因为它让我们的心往清净法道上走，不往现世染法上走，它让我们有了从世间超出的机会，有了返本还源的机会，有了修道的机会。

这样就开始追随佛、祖师们的足迹走了。释迦佛就是这样示现的，他出四门看到了老、病、死的现相，对世间生起极大的厌患。之后父王给他建三时宫殿，给他无数的美女等，他都感觉很恶心、不想要、待不住。这个念死的心使得他一心求出离，使他的道路发生了决然的转变。从此他迈向了雪山苦行的道路，最终获证无上菩提。所以，世出世间道路的分界点就在念死上面。念死就感觉到生死紧迫、世间无义，一心寻求大道。其他像晋美朗巴祖师等的后代祖师，也都是由于念死、念无常，而得到了永恒的法的生命。相反，如果不念死，一直念生，那即使在佛教圈里，也还是希图名誉、地位、恭敬等。这只不过是披着佛教外衣的世间法，会沦落到生死和恶趣里。

像这样，念死的心使自己明见大义、发起真实道心。看到念死这么好，就喜欢念死，不喜欢念生。这时跟过去完全相反，一想到现世法马上不愿意接受、不愿意干，一点不想沾，现世法缩得越来越短，在自己心里没地位了。而一想就是死、就是无常，要出世、要成菩提。像喀啦公穹格西、晋美朗巴祖师等，他们都有念死的内涵。一碰到现世的事就说：“还能不能活都不知道，何必干这些呢？”或者想：“或许出不去了，拔荆棘丛干什么？还是修法有大义。”他们喜欢念死。因为一念死，正法的开关就打开了，绀马宝就被辔绳引到正道上去了，这是非常妙的心，从这里会产生修念死的欲。以这个欲就在心中安上了调控开关，它使得自己最安全地往法道上走，所以像大象的足迹一样。由于它能铲除缘现世而起的贪欲、骄慢、散乱等，所以犹如秋天的耕种。

让念死的欲达到猛利

前面我们看到缘起的走向以念死为有大义，然而应该意识到自己目前存在很大困难。无始以来到今生，发展的都是猛利念生的欲，达到了恒常、坚固、任运而起的地步。每天一睁眼，根本不用想就在念生：“今天不会死，今天要很好地活着，对得起自己。该吃些什么、玩些什么，买件漂亮衣服，化个好看的妆，到哪里去潇洒一回等等”。唯一寻求享受、异性、娱乐等。念生的欲已经深入骨髓，它念念驱使心往非法的路上走。好比烈马的辔绳，使得自己在会堕落的险道上走。现在必须把念生的欲全面转掉，心才百分之百往法道上走，才有成就大义的希望。

因此，现在面临着，念死的欲和念生的欲两相对峙时谁占主要地位这个问题。一开始念死的欲非常薄弱，才起一点点，马上就被念生的欲夺了，缘起上又入了求现世的道路中。如果不能反转过来，取得这场战争的大胜利，那我们虽然结了缘，也会说“念死很好”，但实际还是被强有力的念生系统压伏住了，一生一世全部浪费在求现世法当中。就像一杯热水虽然有一点热量，然而倒在大冰河上之后，虽然一开始有点融化，最后还是变成坚冰，就是由于热量不够的缘故。当看到这上有两种力量的对峙，就很明确一定要及时去修念死的欲，这就促使噶当诸格西碰到什么事都念死。像这样，我们要及时修念死的欲，使它的力量越来越壮大，以至发展到任运的地步。一碰到事情就修念死的欲，让念死的心占主导地位，让心在法上运行。这就是要诀所在。

这样才知道，为什么在行、住、卧三类阶段中，任何处都要修死想。“这是最后一次，会死在这里吧，不会有下一次吧？”唯一修念死的欲，不断地修，让它成为习惯，每个地方都有它，每一次都加强它。那当然越来越熟悉、深入、任运，之后会达到猛利、恒常的地步，最后彻底取代念生的欲，对世间心灰意冷了。对于噶当派诸格西，以及后代真正的追随者来说，一提到要做什么世间事，就说：“会死吧，做这些干什么？”到了晚上就想：“会死在床上吧，明天不一定能起来，还盖什么火，不盖了！”吃完饭把碗一扣，不作明天吃饭的打算。一出门就想：“会死在路上吧？”不再想之后的事。这样的话，房子也不用买了，化妆品也不用涂了，衣服也不用买新的，没意义。要死了，这些都不必要，应该及时地修法。把今生的所有事情全部退得一干二净。

这就是及时修念死之欲的道理，在缘起上要取得最关键的胜利，从这里也透出无常想最极重要。无常想一旦占了上风，就开启了一切圆满之门、众妙之门、全心修法之门，他绝对成了道人。就像当年无常触动了世尊的心，他感到这一切都没意义，这是要死的。所以，父王给他再多的享受、再多的美女、再多的宫殿、再多的娱乐等，都挽不回他的心。他已经变成献身法道的人，哪怕一千头牛、一万匹马也拉不回来。像这样，以念死就开启了道人的心，从此一门心思走法道，对现世完全死心，对世间安乐彻底退心，这叫做“心如死灰”。

心力的完全转移

这就看到修死前后完全不同。修死之前，巨大的心力全在求生不求法；念死之后，巨大的心力全在求法不求生。这就从俗人转成道人了。